

商代的宗廟與宗族制度

趙林

一、序言

宗廟是祭祖的地方，也是親親、收族的地方。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祖先崇拜的習俗便逐漸在中國生根發展，形成了先民信仰體系的主流。到了商代，傳統宗廟制度的規模，已經大致俱備。作為信仰活動中心的宗廟，在商代，同時具有分辨親疏，尊卑的功能；商人乃依據他們的宗廟制度，將他們宗族的組織結構予以系統化，制度化。

根據甲骨文的記載，商代的宗族組織約有三類：第一類是王族，第二類是多子族，第三類是三族，五族或左族、右族；商代的宗廟，約有兩類：第一類是集體的廟，如大宗、小宗，第二類是個別的宗廟，如祖乙宗、祖辛宗、武丁宗等。

商代宗族、宗廟的名稱與周代宗族、宗廟的名稱頗有相同之處。例如，王族、大宗、小宗常見於周代文獻之中。（但是，多子族却不見於後代的文獻中）。事實上，商代的宗廟，宗族制度，在組織結構上，與周代的宗廟、宗族制度有許多類似的地方，然而在稱謂上，却不盡相同；同一名稱，商、周兩代的意義會有很大的出入，若不仔細分辨，極易混淆不清。因此，要研究商代的宗廟、宗族組織，先需要將周代的宗廟、宗族組織加以界定。作者擬採用當代文化人類學家探討初民社會結構的方法及概念，以求析論語言的精密與正確。

二、周制之界定與正名

關於周代宗廟與宗族制度，左傳襄公十二年有一段話非常有參考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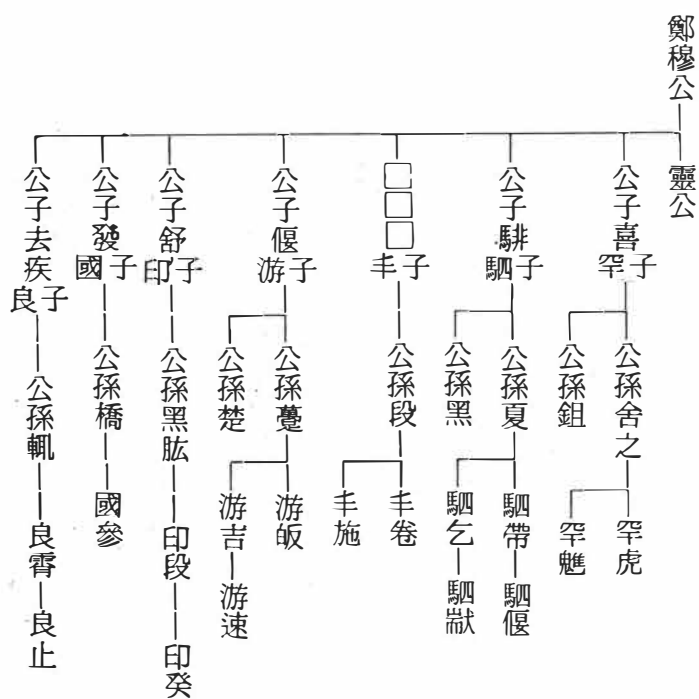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魯襄公為吳子壽夢之喪，親臨周廟哀悼，被認為是合乎禮法的。周代的禮法規定，為同姓的諸侯，在宗廟（周廟）哀悼，為同宗的諸侯在祖廟哀悼，為同族的諸侯，在禰廟（父廟）哀悼。由此可見，周代的宗族組織，有三個層次：同姓、同宗同族；宗廟組織也有三個相對的層次，宗廟、祖廟、禰廟。

「姓」是大於「宗」，且包含「宗」的親屬組織。左傳定公四年曰：「懷姓九宗」，顯然一姓是由許多個「宗」所構成的。同姓之宗於「宗廟」禮拜。例如，魯、吳、衛、晉皆為姬姓之國，從周王室分枝出去的個別的「宗」，周廟是他們的宗廟，周是大宗，魯、吳、衛、晉分別是小宗；周天子是大宗的宗子，魯侯、吳子、衛侯、晉侯為小宗的宗子。周代的「大宗」或「小宗」都是「宗」這一個層次上的親屬組織，不可與商代的「大宗」，「小宗」相混淆。以周為大宗，以魯、吳、衛、晉及其他的姬姓國各為小宗，組成了姬姓這一個大的親屬組織。所以，周代的宗廟，是為同姓之宗所建立的聚會崇拜的場合，「宗廟」的宗字，是複數的，而不是單數的。

「同宗於祖廟」，「宗」與「祖」是這句話的兩個關鍵詞。根據馮漢驥及人類學家 Kroeber 的研究，「祖」是中國人親屬稱謂基本名詞之一，其意義有二：其一為父親的父親，其二為先人 (ascendant)。（註一）「祖」可以加曾、高、叔，或數字來表明輩份，排行或世代，如曾祖、高祖、叔祖、一世祖、二世祖、……等等。「祖廟」是故有曾祖廟、高祖廟、叔祖廟、一世祖廟、二世祖廟，……等等；「宗」是故亦有同曾祖之宗，同高祖之宗，同叔祖之宗，同一世祖之宗，同二世祖之宗。世代越久，子孫蕃衍越衆，同宗的分枝也越來越為繁茂，宗人間的長幼、尊卑就要看彼此間在系譜上的關係來決定。魯，邢、凡、蔣、茅、胙、祭諸國的始祖皆為周公之子，他們是同周公之宗，周公之廟就是他們的祖廟。魯侯伯禽為周公長子，邢、凡、蔣、茅、胙、祭皆為弟，周公這一宗又分出魯、邢、凡、蔣、茅、胙、祭等枝。這些分枝本身也可以成為一宗，從其始祖（如伯禽）再產生分枝，形成長幼有序的宗枝組織。

左傳昭公三年記有：「胙之宗十一族」。這一句話，可見宗是大於族，包含族的。左傳曰：凡諸侯之喪……，同族於禩廟。凡是諸侯之死，與此諸侯同族之人，需往父親的廟裡去哀悼。顯然同族的人，就是同父的人。與諸侯同父的人，在周代往往以「公子」命名，他們構成了所謂的「公族」。左傳宣公二年記有：「麗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公族」便是諸侯之族。既然公子是公族的成員，公子之子——公孫，也必需是公族的成員，因為公子之家是公族的一部份。換言之，「公族」是由諸侯同父兄弟及其家庭成員所構成的一個親屬組織。要到了公孫的下一代，公族才能產生分枝。關於這一點，從春秋時代貴族的命名，立氏制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試以鄭國的七穆為例說明。（註二）



表中公子及公孫輩的人物皆爲鄭靈公公族的成員。到了公孫的下一代，才能夠以祖父的字爲氏，從公族分枝出去，成爲一個新的氏族。在鄭國如此，在其他的國家亦多半如此。

左傳所揭示的周代「姓」、「宗」、「族」這三個層次的宗族組織，與當今人類學家研究家族組織所得到的——clan, lineage, localized lineage、在結構與定義上，十分相當。

Clan 與 lineage 的定義，在人類學界已經有了定論，現引 Robin Fox 之說備考：

一個由出自同一祖先的人們所組成的團體，而這個團體成員間實際上的關係是可以被明示的，而非設定的，這樣的團體叫做 lineage。……

較高層次的單位，常常包括好幾個 lineages，而他們之間的血緣世系的關係，是設定的，但非必需能夠明示，這樣的單位，通常被稱之爲 clan。（註三）

由此可見，「宗」與 lineage 是同一層次的親屬組織，其成員皆出自同一祖先，且成員之間的相互關係，可以經由系譜考訂明示。在「姓」或 clan 這一層次的親屬組織之內，皆有許多個宗 (lineages)。「宗與宗的共同血緣世系的關係，是設定的，但非必需能夠明示」，關於這點，筆者將在討論商代的「大宗」，及周代的「賜姓制度」時作進一步的詮釋。泛而言之，在先民的社會中，一姓內的各宗，也許會共認一個神話或傳說中的人物作爲該姓的始祖，在初民的社會中，一個 clan 的始祖，往往是那個 clan 的圖騰 (totem)。此乃透過神話，傳說人物或圖騰設定彼此間的共同血緣世系的關係。

方才說過「族」是由同父兄弟及其家庭所組成的。這裡所謂的「家庭」是指人類學上所說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只包括夫、妻，及他們的親生子女。（註四）由兩個以上的同父兄弟的家庭所構成，涵蓋了三個世代，這樣的親屬組織，人類學家稱之爲大家庭 (extended family)，一個大家庭便是一個 lineage，當然是世代最少的。（註五）（兩代只構成家庭）。localized lineage 也是 lineage 的一種，他們之所以不同，乃因爲 lineage 在計算親屬成員之時，不僅包括活著的成員，而且要包括所有死去的成員，少了死去的成員，系譜就不可能排出來，至於 localized lineage 在計算親屬成員之時，只計算活著的成員，不包括死者。（死者已死，就沒有居住的問題，localized 的意思就是「居住下來的」）。（註六）

左傳說：「同族於禰廟」，禰廟就是亡考之廟，「族」顯然只涵蓋了第二代及第三代的活人，第一代的人已經入廟了。所以「族」與人類學家所謂的 localized lineage 是同一層次，同一結構的親屬組織。

人類學家 Radcliffe-Brown 對宗族組織重複分枝的現象曾經解說：

一個積數代之久的宗 (lineage)，即從其始祖或女始祖算起，通常會分枝。在一個父系之宗，若始祖有兩個兒子，任何一者皆可成爲一個分枝的始祖，這個分枝包括他所有的男系後裔。這兩個分枝之聯繫，乃由於兩者的始祖爲兄弟。當一個宗持繼蕃衍，分枝的過程不斷，結果會產生一個大而複雜的組織。……任何一個相當大的宗，總是分成許多分枝，這些分枝本身是小的宗，而這些小的宗，又能再產生分枝。（註七）

試以周公之宗爲例說明，周公之宗，又分出魯、邢、凡、蔣、茅、胙、祭等分枝，而在魯這一枝又分出臧氏、衆氏、展氏、郈氏、施氏、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東門氏、子叔氏等分枝。（註八）在周代這種分枝的過程固然是依照親屬關係產生，但並不是每一個人皆有機會被立爲「氏」的，「立氏」還包括「胙土」——分封采邑。沒有被分封到采邑的宗嗣只能依附分封到采邑的近親，或離開宗人，其後代在系譜中自然不被登錄。「氏」因此不僅是一個親屬組織，同時又是一個經濟、政治組織。漢學家顧理雅 (H. G. Creel) 又用威博 (Max Weber) 的術語 cooperative group 釋之。（註九）

在下文中，作者用「姓」或「姓族」一詞，則包含姓、宗、族這三個層次的親屬組織，（除了指當「姓名」用的姓）。用「宗」則指 lineage（除了指作「廟」解的宗字）。用「宗族」，則指包含宗與族這兩個層次的親屬組織。用「族」或「家族」，則指同父兄弟及其家庭。用「氏」或「氏族」則指 cooperative group 型的家族或宗族組織（除了指當「姓氏」、「姓名」或「某人」用的氏）。

三、商代的大小宗與姓族組織

甲骨文裡的「宗」字（𠄎），保持造字的本義，指廟而言。「宗」字从宀从示，宀即屋宇，示即神主，示在宀中，像藏主之廟。根據武丁時代卜辭的記載，商王有兩座集體的廟：「大宗」、「小宗」。在「大宗」所祭奉的祖先，是從上甲（又

稱報甲）以降的先公先王，在「小宗」所祭奉的祖先，是從大乙（即成湯）（註一〇）以降的先王。甲骨文曰：（註一一）

□亥卜、在大宗：又云，伐紂十，小牢，自上甲？

己丑卜，在小宗：又云歲，自大乙？

（珠 六三一）

（□亥在大宗卜問：是否舉行一個云祭，砍伐十個紂人，一隻小牢，祭祀上甲以降的祖先？

己丑在小宗卜問：是否舉行一個云歲之祭，祭祀從大乙以降的祖先？）

商王的祖先，從卜辭中祭典的等差來看，約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先公遠祖，如嚳、契、河、岳、昌、王恒、王亥等，他們的神靈往往介於人鬼與山川神靈之間，並有嚳、王亥被冠以「高祖」的稱謂。他們的時代，相當於殷本紀所載從帝嚳到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這一階段，或楚辭天問所述從嚳到季，該、恒這一個階段。將甲骨文中先公遠祖的名稱與後代文獻中商先公遠祖的名稱相互考訂，驗明正身一事，其塵埃至今尚未落定。（註一二）

第二類便是四報二示的先公近祖，即殷本紀所載，從上甲微，至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卜辭主作示，又殷本紀將報丁置報乙之前。根據卜辭此六位祖先之干支順序當為甲、乙、丙、丁、壬、癸。（註一三）

以上兩類先祖，根據殷本紀，皆為父子相傳。

第三類便是自湯以降，商代歷代的君王。試製圖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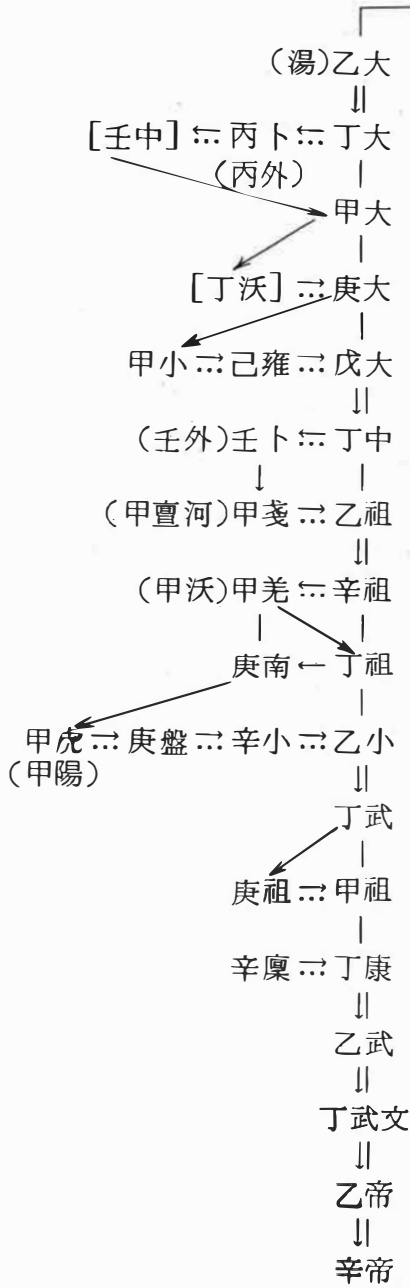
商代世系表

嚳帝
 ↓
 契
 ↓
 昭明
 ↓
 相土
 ↓
 昌若
 ↓
 曹圉
 ↓
 冥
 ↓
 振
 ↓
 (先公遠祖)

(亥王)

(先公近祖)

(甲上) 甲報
 ↓
 乙報
 ↓
 丙報
 ↓
 丁報
 ↓
 (壬主) 壬示
 ↓
 (癸主) 癸示
 ↓



↓ : 父子關係
 ... : 親兄弟關係
 → : 傳位

湯，在卜辭之中又稱大乙（殷本紀作天乙），是商代的開國君王，湯以後歷代君王的後裔皆為「王親」，四報二示之後裔乃「非王遠親」。「王親」與「非王遠親」分別的標準，就在始祖為王或非王。

雖然四報二示未曾為王，但是他們在商代的地位却十分特殊，他們與歷代的商王一同進入「五種祭祀」的祀譜，但是商代的「先公遠祖」都被排斥在這種祀典之外。（註一五）這也很可能是報甲成為「大宗」首席廟主的原因之一。「五種祭祀」，是指翌、祭、夬、魯、多五個祀典而言。這五個祀典在殷新派王朝的祖甲、帝乙、帝辛三王時，是一組首尾相貫，連綿不斷地舉行的祀典。這種祀典依著一個已擬定的祭譜，很有規律且定日逐次祭祀其先王先妣，而成一種緊密完整的祭祀週期。（註一六）到了晚商，「舉行一次五種祭祀需時三十六句或三十七句，與一年的日數相當，故後來假祀為年。」（註一七）

商書盤庚篇曰：「玆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商王祭享先王之時，配享的可以有商代貴族的祖先。那麼商王在「大宗」祭享報甲以下的先公先王之時，他們後裔的祖先皆可配享，包括歷代的「王親」與「非王遠親」。但是商王在「小宗」祭享先王，由於「小宗」廟主始自大乙（湯），所以配享者只能包括歷代的「王親」。「小宗」廟主始自大乙，其功能之一，便是辨別「王親」與「非王遠親」；「大宗」廟主始自報甲，其功能之一，便是承認「非王遠親」之存在。

「小宗」廟主從大乙開始，包括了歷代的商王，他們與他們的後裔便組成了一個 lineage，以大乙為始祖，這個親屬團體成員之間的關係，是可以透過系譜明示的，而非設定的，因此，商代的「小宗」，在功能與結構上，與左傳所載「同宗於祖廟」中的「祖廟」完全相當。

卜辭中尚記有許多個別的商王的廟。例如「大乙宗」、「中丁宗」、「祖乙宗」、「祖辛宗」、「祖丁宗」、「武丁宗」等，（註一八）這些個別的廟，可以構成個別的祖廟。如上所說，「祖」這個字除了指父親的父親之外，尚可加曾、高、叔、一世、二世以表明輩份、排行，祖廟當然還可以有他們各別的廟。總之，商代的「小宗」便是商人的集體祖廟，而個別商王的「宗」，就是個別的祖廟。這也就是為什麼最初做為「廟」一意的「宗」字，到了後來又可以有 lineage 這一意的原因。

商代「大宗」的廟主起自報甲，對報甲、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這六位先公近祖的命名，董作賓曾經指出：

「觀於甲、乙、丙、丁、壬、癸的命名次第，並列十干首尾，可知如此命名，實有整齊劃一之意，不然，無論此六世先公生日死日，皆不能如此巧合。」（註一九）王國維也認為這六世先公的命名是追定的。（註二〇）

觀察成湯至武丁之間王位相傳的方式，傳弟的次數多於傳子，湯前六世僅六人，且完全父子相傳，似乎也是追定的，而非歷史事實。換言之，四報二示是設定的人物，而非歷史人物（名實相符，實際存在者）。商王追認成湯之前的六世先公，且將報甲列在「大宗」之首，或許是為求彌補系譜上的空缺，但是主要用意之一，就是透過他們，承認了湯前六世先公後裔與商王室的親屬關係。由於這六世是追認的或追定的，這六世先公的後裔與商王室的親屬關係因此便是設定的，並無真實的系譜可以考訂兩者間的關係。禮記大傳曰：「六世親屬竭矣！」六世之間，還有親屬，六世之外，便無親屬，商王追認湯前六世祖先，事實上，便是在設法窮盡建國以前的親人。

報甲的後裔，在成湯之時，便已蕃衍了五代，自成了一個宗（lineage），四報二示的宗，到了武丁時代，不知已蕃衍出多少個分枝。商王在「大宗」祭自報甲起，就是透過這些設定的先公，將開國以前親人的後裔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大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之中，有出自成湯（大乙）的這一宗，有出自四報二示的六個宗；而這六個宗的宗人（即「非王遠親」），與成湯這一宗的宗人（即「王親」）之間的親屬關係是設定的。這樣的一個團體，便是人類學家所謂的 clan，氏族組織。所以商代的「大宗」，其結構功能就相當於左傳所記「同姓於宗廟」的「宗廟」。史載商人為子姓，現試繪子姓宗族組織結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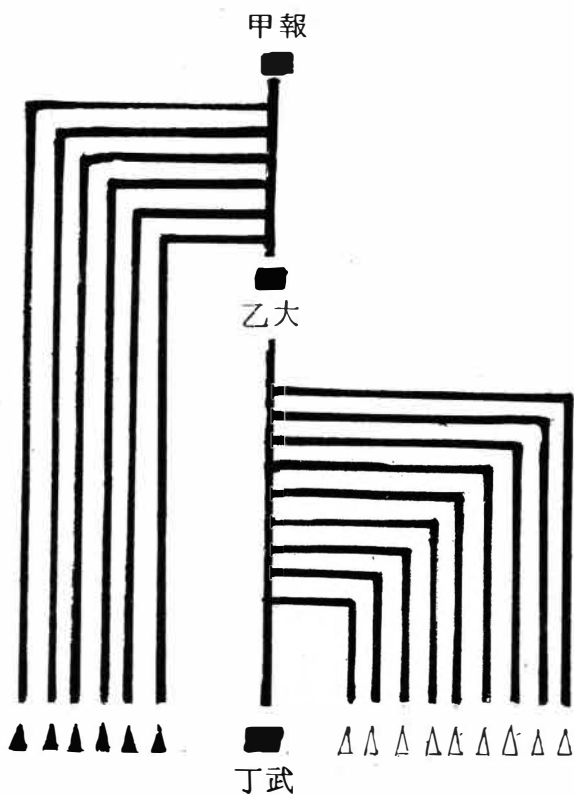
說明：

「分枝

▲ 子姓六宗成員，非王遠親。

△ 大乙宗成員、王親。

子姓宗族結構圖



在商代，除了「宗」以外，藏主之處，尚有「升」、「家」、「室」、「亞」、「安」、「旦」、「亥」等。（註二一）它們可能在建築的形制上與「宗」不同，所藏之主，或為個別祖先，或為集體祖先。它們是否另有親屬結構上的意義，一時還不能夠看出來。

四、商代的多父與家族組織

左傳曰：「同族於禰廟」。從春秋時代貴族立氏命名的方式，便可辨認「王族」的成員，包括與王同父的王子，及其家庭成員，王孫。「公族」的成員，包括與公同父的公子，及其家庭成員，公孫。在商代，由於「父」、「子」這兩個親屬稱

謂所涵蓋的人，與兩周的用法略有差異。在「族」這一個層次上的親屬組織自然也與周代略有出入。商代在「族」這一個層次上，多出後代一個名為「多子族」的親屬組織。

在武丁時代的卜辭中，有「三父」一詞出現，如

庚午卜，叀貞：告于三父？（林 一·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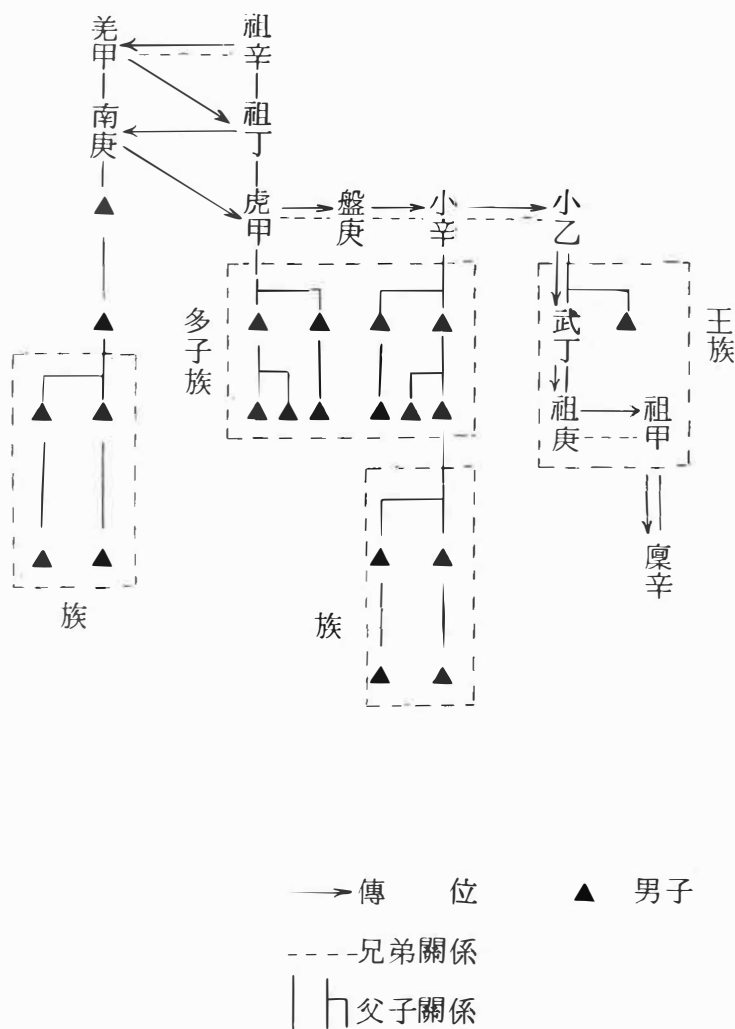
叀是武丁時代的貞人，這裡所謂的「三父」，當指與武丁生父小乙為兄弟的虎甲（即陽甲），盤庚，小辛。卜辭中又有「多父」一詞，如：

貞：唯多父老？（明 四八八）

（貞問：是否多父在作祟？）

商人皆以「父」稱父親的兄弟，所以有「多父」、「三父」等名詞的出現。稱我「父」者，我稱其「子」，兄弟之子，在商代也以「子」稱之。商代的「父」與「子」在親屬學上是屬於 *classificatory*，即類型性的親屬稱謂。（註二二）「多父」便是類型性的父親。稱我「多父」者，我稱其「多子」，多子便是多父的兒子們，「多子族」便是由多父之子所組成的族群。（「族」在此的定義仍然為 *localized lineage*）。它們與商代的「王族」不同。「王族」是由商王同父兄弟及其家屬所組成的族。「多子族」是由商王父親的兄弟的兒子們及其家屬所組成的族群。「多子」在商代是可以繼承王位的，如此，「多子族」中的一族便可成為「王族」。例如在羌甲時代，祖丁為羌甲兄弟之子，是「多子族」成員之一，羌甲傳位給祖丁，祖丁便成為「王族」之首。羌甲之子南庚，在羌甲時代為「王族」成員之一，到祖丁即位時，却變成了「多子族」成員之一，祖丁傳位給南庚，南庚又變成「王族」之首。商代這種傳位方法，造成商王這一宗內，在三個世代之間，直系與旁系變化不定，要經過三個世代以後，宗內直系與旁系之分才明顯化，試以武丁時代的親屬關係作進一步的說明：

武丁時代的王族、多子族及族



在武丁時代，王族的成員包括武丁同父兄弟及其家屬，而以武丁為王族之首，多子族則包括虎甲、盤庚、小辛之子及其家屬。又，南庚之子及其家屬，在虎甲、盤庚、小辛、小乙的時代，當為多子族中的一族，因為南庚之子曾有王子的身份。由此可見多子族不僅限於父親兄弟之子及其家屬，還包括了叔祖之孫及其家屬（虎甲對南庚之子及其家屬而言）。總之，多

子族是由有王子身份者及其家屬所構成的族群，但時王的親兄弟，雖然有王子的身份，却為王族成員之一。

武丁傳位給祖庚，距南庚已有三代，南庚的曾孫們（與祖庚平輩）及其家屬此時不再具有王族或多子族成員的身份，他們構成了一個新的族。同樣的道理，虎甲、盤庚、小辛的曾孫們，也在其祖父及父親未繼承王位亡故之後，與其家屬構成了新的族。這類的「族」與後代的族一樣，同為個別的 localized lineage。甲骨文中的「三族」、「五族」便是這類的。至於左族、右族，則因左、右之意過於廣泛，不知是何所指。

從武丁時代開始，商人便從事改革他們的傳位法，奉有嫡子登基的先王為「大示」，無嫡子登基的先王為小示，（註二三），到了晚商時代，一世只允許一個「大示」的存在，（註二四）如此確定了商王室的直系系譜，建立了以父子關係為首要性的「大示」制，康丁之後，四代父子相傳，王室直系旁系的問題，在兩代之間就決定了，不需等過三代才將王室的直系明確化。

左傳定公四年記載，商亡之後，「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這裡所謂的「宗氏」便是族長，所謂「分族」便是族長的旁系分枝。「類醜」便是族人及附庸部屬。除了以上分給魯公的六族之外，左傳又載，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等七族殷民被分給衛之始祖康叔。微子啟這一支，則在宋地建國，以繼商祀，另外於此時臣屬於周的異姓宗族「懷姓九宗」則分封給晉之始祖唐叔。從周人處理殷遺民的過程來看，宗族組織的確是商代社會的基本組織。

族字在甲骨文中作𠂔，即𠂔，即矢。丁山考證族字曰：「矢所以殺敵，𠂔所以標衆，其本誼應是軍旅的組織。」

（註二五）他並舉唐書突厥傳下的文字：「沙鉢羅啞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印證「族制的來源，不僅是自家族演來，還是氏族社會軍旅組織的遺蹟。」（註二六）丁山所言甚是。族在商代固然是一個親屬組織，但同時也是一種軍旅組織。卜辭曰：

己卯卜，允貞：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古王事？五月。（續 五·二·二）

（在己卯占卜，允貞問：命令多子族跟從犬侯襲擊周方，做好國王的事情？在五月。）

王惠次令五族伐羌方？（後下 四二・六）

（國王是否再次命令五族征伐羌方？）

族做爲一種軍旅組織，在西周及春秋時代仍然如此。例如周初明公毳曰：「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國。」明公可能是魯侯伯禽別稱。（註二七）又如周初的班戩曰：「王令吳伯曰：以乃師左比毛父。王令呂伯曰：以乃師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從父征，出城衛。」毛父可能就是毛叔。（註二八）在春秋時代，楚國的中軍是由王族所構成的。然而族並不是唯一的軍旅組織，在商代早已有「師」這一類純粹的軍事單位了。

商代的族內有「族尹」和「族馬」的配置。（註二九）族尹大約像後代的「公族大夫」一類的職官，負責管理族內的大小事務。族馬則爲族的戰車隊。商代族人的社會身份，可以從康丁時代的兩條卜辭看出一個梗概：

〔丑〕卜：五族戍，弗雉王衆？（鄭 三・三九・一〇）

〔丑〕卜問：以五族戍守，是弗佈陳國王之衆？

五族其雉王衆？戍午弗雉王衆？戍〔方〕弗雉王衆？戍逐弗雉王衆？戍〔方〕弗雉王衆？（鄭 三・三八・二）

（以此五族將爲佈陳之王衆？戍于午，是否佈陳王衆？戍于〔方〕，是否佈陳王衆？戍于〔方〕，是否佈陳王衆？戍于逐，是否佈陳王衆？戍于〔方〕，是弗佈陳王衆？）

從這兩條卜辭可以看出，商王康丁有意以五個族分別戍守在五個不同的地方，（註三〇）而這五個族的族人其身份皆爲「王衆」。商代的「衆」，往往又稱爲「衆人」；直接由國王統御的稱爲王衆，也有爲地方首長所直接統御的衆。他們是商代戰力與生產力的主要來源，是商代社會中最主要的一個階層。筆者在「論商代衆或衆人的社會地位」一文之結論中指出他們是商代的貴族階層，「他們與商王之間有故舊與臣屬關係，他們之中地位高者可以做到商王附庸國或地方上的首長，他們也可以在王朝貢職做到主管級的官員，地位再低一點，就做「百執事之人」。當然並不是每一個「衆」皆有官做。「衆」或「衆人」有世代久遠的家族組織，他們可以是家族的首長，或是家族的成員。他們有私有財產，他們生產生殖的所得歸他們自己需用，但是他們對財富的內容之中不包括土地，土地是國有的，他們祇有使用權，而土地的使用權是由國王安安排分配的。他

們對國家的義務包括提供勞動生產力，協助國王發展全國的農業經濟，他們還需要提供勞力做完國王交代下來的雜役。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得提供國防所需的作戰力。」（註三一）以上對「衆」所作的結論，是根據文獻及卜辭中有關「衆」的資料考證研究出來的。卜辭又曰：

戊子卜，賓貞：令犬征族畀田于盧？（人二八一）

（在戊子占卜，賓貞問：命令犬征之族墾田于盧地？）

這條卜辭是武丁時代的，犬征是犬官名征者，商王命令貞人賓卜問是否命令犬征的家族前往盧地開墾田地。犬征的族人便是地方上的「衆」。

商人的家族組織，在亡國之初雖然存在，但是作為貴族階層的「衆」或族人，却淪為聽命於周代貴族階層的附庸，左傳已有明確的記載。戰爭改變了商代宗族結構的 *status quo*（現狀），這個過程的研究，不僅是對殷遺民的，同時也該注意到在滅國以前，商人之非我族類在商代的社會中所處的地位。

五、結 論

根據左傳的記載，周代的宗族組織有「姓、宗、族」這三個層次，而周代的宗廟也有三個相對的層次：宗廟、祖廟、禰廟。「姓、宗、族」與當代文化人類學家所云 *clan, lineage, localized lineage* 正好相當。周代的宗族，宗廟制度與商代的宗族、宗廟制度，在結構上大致相同。商代的「大宗」相當周代的宗廟，商代的「小宗」相當周代的祖廟。在「族」這一個層次上，由於商周兩代對「父」、「子」這兩個親屬稱謂所涵蓋者不同，以及商周兩代的傳位法亦不相同，所以「多子族」這種家族組織祇存在於商代，而且在整個商人的宗族組織內，至少晚到中商時代，其直系與旁系，在三代之內仍然是變化不定，莫之可辨。

商人的家族或宗族組織為商代社會的結構基礎。族人的社會身份為「衆」，他們身份雖相同，地位却因人而異，他們同為商代的貴族階層，也是王朝作戰力與生產力的主要來源。

附記

這篇文章是根據作者 The Socio-political System of the Shang Dynasty 一書上篇第四章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the Ancestral Temple System" 改寫而成。在原作中我並未深入討論禰廟與族間的關係，以及姓、宗、族與 clan, lineage, localized lineage 間對等的關係，亦未判定族人的身份為「衆」。其次，在這篇文章之中，我也有一個問題沒有去談。這個問題是：魯出自周公，晉出自武王，魯晉同以文王為祖，從商代的廟制來說，他們是屬於「小宗」（即祖廟）的，為什麼他們都屬於「大宗」（宗廟）？這個問題的解答，就在於周人實行了「賜姓制度」，將被賜姓者從同宗關係，提升到同姓關係。這種同姓關係是「設定」的。「賜姓制度」又牽涉到商周兩代交表婚的問題，以及「生」字分化為从男的「甥」字及从女的「姓」字的問題，相當複雜，我在上面提到的英文著作的上篇第三，第五章已經有了討論。未來我將擴充材料，用中文寫定「賜姓制度」，一併交代這些問題。

註釋

註一：見 Feng Han-yi, "The Chinese Kinship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II (1937), p. 148.

註二：參見孫曜編，春秋時代之世族，台北，中華書局，民國五六年，第九六頁。

註三：見 Robin Fox, Kinship and Marriage,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7, p. 49.

註四：同上註，第三六頁。

註五：見 George Peter Murdock,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9, p. 23.

註六：見 A. R. Radcliffe-Brown and Darylle Forde, African System of Kinship and Marri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4-15.

註七：同上註，第一四頁。

註八：參見孫曜編，春秋時代之世族，第六八頁。

註九：見 H.G. Creel, "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III: 2 (1964), p. 168.

註一〇：見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台北，中央研究院，民國五十四年，第五頁。

註一一：「大宗」與「小宗」總共在甲骨文中出現十一次，均為島邦男收集在其殷墟卜辭綜類，東京、大安株式會社，一九六七年，第二七〇頁。「大宗」在「在大宗自報甲」型的卜辭中出現兩次；「小宗」在「在小宗自大乙」型的卜辭中出現三次。另有四次關於「大宗」或「小宗」的卜辭殘缺不全，通讀困難。第十次及第十一次均著錄在後下，四二·一五。島邦男將之讀若：「乙丑卜，在小宗，又云歲……乙。又云歲在小宗自報甲，一月。」金祥恒則讀若：「丁亥卜，在小宗，又勻歲，自大乙。自上甲，一月。在小宗，又勻歲……自大乙。」陳夢家亦讀若：「[] 丑卜在小宗又云歲自大乙。〔在大宗〕自上甲，六月。在小宗又云歲自大乙。」顯然島邦男將三條卜辭讀成了兩條。見金祥恒，「卜辭中所見殷商宗廟及股祭考」，大陸雜誌史學叢書，台北，一九六六，第一輯；第三冊，第五六頁。又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第四七三頁。

註一二：參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第三三六至三四五頁。

註一三：參見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第四頁。

註一四：在甲骨文中，中壬與沃丁二王之名未見。又史記載大丁未立而卒，乃立其弟外丙，外丙崩，立弟中壬，中壬崩，立大丁之子太甲。然而卜辭五種祭祀先太甲後外丙，或以為太甲先立，伊尹放之，待外丙，中壬崩還政太甲，此說或可存以備考。又史記載河竄甲為外壬弟，祖乙父，然而中丁在卜辭中為「大示」，蔑甲（河竄甲）為「小示」，故知中丁實為祖乙父，漢書古今人表載祖乙為河竄甲弟，據此修正河竄甲之世代。商代世系聚訟最多的就是上述的兩代。可參見李壽林撰，史記股本紀疏證，台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四年，第三一至三八頁，第四五至四八頁。又祖庚，祖甲一世，卜辭中有「小王父己」之稱，當為傳說中武丁之子孝己，未立而死。參見上引同書，第六三頁。

註一五：參見島邦男作，溫天河，李壽林譯，殷墟卜辭研究，台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十四年，第五二至七六頁。

註一六：引自許進雄，殷卜辭中五種祭祀的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民國五七年，第二頁。

註一七：同上註，第七四頁。

註一八：參見金祥恒，「卜辭中所見殷商宗廟及股祭考」，第五〇頁。

註一九：引自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第四頁。

註二〇：參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四年，卷九，第九頁。

註一一：參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第四七九頁。

註一二：參見 George Peter Murdock, *Social Structure*, p. 39.

註一三：參見 Lin Chao, *The Socio-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Shang Dynast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2, pp. 12-18.

註一四：參見張秉權，「武丁時的一版復原龜甲」，大陸雜誌，第三九卷，第十，十一期，民國五十三年，第九八至一〇〇頁。

註一五：引自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第三三頁。

註一六：同上註。

註一七：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東京，文求堂書店，一九三五，上編，十一頁。

註一八：同上註，第二一頁。

註一九：參見前七·一·四；粹一二九一。

註二〇：參見金祥恒，「從甲骨卜辭研究殷商軍旅中之王族三行三師」，中國文字，第五二冊，民國六三年，第五頁。

註三一：引自趙林，「論商代衆或衆人的社會地位」，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國七一年，第一三七頁。